Globethics Repository



編者絮語：曆史的廢墟與文化記憶 [Editorial Foreword: The Ruins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ies]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ANG, Huilin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0-31 15:56:5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204

编者絮语：

历史的废墟与文化记忆

杨慧林

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曾经写到：有人想看罗马的废墟，殊不知“整个英国都是罗马的废墟”。[①]此言之出，维多利亚时代的60年繁盛余荫尚存，而罗马早已是“一个变成废墟的基督教帝国”（ruined Christendom）[②]；那么贝洛克的喻指何在呢？

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将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编辑成书时，标题也同样耸人听闻：《让神圣的真理熔为废墟》[③]。这组演讲从《圣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一直论及弗洛伊德，都是布鲁姆最为珍视者，又何谈“废墟”呢？

无论“基督教帝国”还是“神圣的真理”，也许都如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笔下的罗马神庙：“当神灵早已成为笑柄的时候，神庙在人们眼里依然是神圣的”。进而言之，对于神灵的崇拜和理解总会有所改变，那些破败的神庙却让某种神圣性得以保存，于是“废墟”恰恰成为“有意义的石料”。[④]所谓

---

① 转引自 John Senior, *The Death of Christian Cultur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78), 164.

② John Senior, *The Death of Christian Culture*, 164.

③ Harold Bloom, *Ruin the Sacred Truth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④ 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62-63页。[Fredrich von Schiller, *Mei yu shu jian*, trans. XU Hengchun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ress, 1984), 62-63.]

“整个英国都是罗马的废墟”，或是就此而言。布鲁姆之思亦复如是，因此他才引用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诗句：“让神圣的真理熔为废墟，熔为神话和古老的歌谣。”[①]

世事迁转、驿路清霜，弥望田畴总废墟。然而正像罗马神庙的破败堆积成“有意义的石料”，正像“神圣真理”的“废墟”存留于“神话”和“歌谣”，断壁残垣所涵纳的文化记忆深沉如斯，如何又能剪断？

换一个角度看，文化记忆不仅积淀了历史、也筛选了“意义”，不仅延续了我们自身、也与“废墟”相互成全。因为惟有在历史的废墟中打捞记忆，才有望触摸文化的本原；惟有在文化的记忆中回溯废墟，才有望揭橥历史的逻辑。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的历史可能同样如此。传教士入华隔世已久，“敬天、尊孔、祭祖”之争却依然被不断讨论和发掘，甚至依然可以作为许多未解问题的原型，是之谓也。

2008 年以来，澳门利氏学社开始整理和编译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手抄文献，再次彰显出“废墟”的价值。万德化（Artur K. Wardega）为本辑提供的文章借此梳理了“至显科侬大主教”颜珰觐见康熙的原始记录，使我们得见一些极富戏剧性的情节。[②]其中“全体见驾”的几位“欧罗巴人”不仅“行礼如仪”、“跪听圣谕”，还被康熙皇帝抓住“最近呈上的奏章谬误百出”而大加申斥。最为有趣的是，颜珰本来并未提及“敬天、尊孔、祭祖”的“礼仪之争”，因为有人劝

[①] Andrew Marvell, “On *Paradise Lost*”: “…the argument held me a while misdoubting his intent, that he would ruin … the sacred Truths to Fable and Old Song.” Harold Bloom, *Ruin the Sacred Truths*, title page.

[②] 万德化：《徐日升神甫及耶稣会在康熙宫廷的传教努力》，本辑第 31-49 页。[Artur K. Wardegar, “Fr. Tomás Pereira, S.J. and the Struggl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for its Mission at the Kangxi Court: Diversity of Interest and Shared Cross-yards of Survival in Sino-Western Relations,” this issue, 31-49.]

他“不要写在奏本里面”，康熙却偏偏要追问这三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直言“‘天’与‘天主’含义相同”，是指“天、地以及万物之主宰”，“尊孔祭祖为的是表达尊崇之意和敬爱之心”等等，如果对这三点“心存不满”，则“请考虑打道回国”，因为这不是“固教”而是“毁教”。[①]颜珰后来的对答，多为“我根本不是陛下辩论的对手”、“我愚钝无知”、“我不知道”，已经全无招架之功；临别送上的八件礼品，康熙只收了一件，“其余奉还”。如此场面即使算不上惊心动魄，也实在是颇为紧张了。而康熙的威仪真如这份报告所云，称得起“皇恩浩荡、通览全局”。

其实传教士乃至历代西方对于上述“争议”的看法，从来亦有争议。比如伏尔泰（Voltaire）就曾为中国人的祭祖辩护，为儒家“最纯朴的道德思想”和“最简单的宗教”辩护，也为清廷的“禁教”辩护。[②]他特别提及 1689 年中俄双方为《尼布楚条约》所立的石碑，以反驳其同胞关于中国之“天”的误解：“上面用中文和拉丁文刻着几句令人永铭不忘的话：若有人有意重启战端，愿洞察人心的万物主宰惩罚这类背信弃义之徒……”。[③]以“洞察人心的万物主宰”释“天”，真与康熙所谓的“天、地以及万物之主宰”如出一辙。所以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既非塑造偶像的人，也非无神论者”，而是“敬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④]。

然而我们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也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同样还有“尽心、知性……

---

① 万德化：《徐日升神甫及耶稣会在康熙宫廷的传教努力》，本辑第 44 页。

② 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319-331 页。[M. De Voltaire, *Zhe xue ci dian*, trans. WANG Yanshe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1), 319-331.] 英文参见 M. De Voltaire, *A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vol. 1 (Strand: W. Dugdale, 1843), 264-269.

③ 伏尔泰：《哲学辞典》，327 页。

④ 伏尔泰：《哲学辞典》，328 页。

则知天”(《孟子》),康熙和伏尔泰的解释,未必就是中国人全部的“天”。更有趣的问题倒是伏尔泰的依据究竟由何而来。

细读伏尔泰的文字,或当有所质疑:《尼布楚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界碑据载是用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刻成,却未见“用中文和拉丁文刻着几句令人永铭不忘的话”。另外既然是中俄双方共同竖立石碑,碑文为什么只是中文和拉丁文、却没有俄文?也许伏尔泰未曾想到一个细节:被康熙皇帝派去谈判的索额图一行带有两名译员,那正是传教士徐日升(Tomás Pereira)和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万德化称道徐日升“被派遣至俄国并成功缔结了尼布楚条约”、康熙皇帝“把国家的命运托付于神甫之手”等等,可能略有言过其实,但是除去界碑和《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之外,具体条文的其他记载确实只能见于徐日升和张诚分别用拉丁文和法文所写的日记了。这会不会就是“洞察人心的万物主宰”之出处?此一“废墟”尚待发掘之处实在甚多,如果将其比作席勒的“神庙”、布罗姆的“神话和古老的歌谣”,可能并非虚言。

进一步查考万德化所引的这段文献,则会发现颜珰觐见康熙之时徐日升就在现场,却未发一言。而徐日升正如万德化所说,始终“将儒家思想作为与金銮宝座沟通的唯一方法和途径”,只是由于“多次警告特使”却“一致被忽视”,才不得不眼睁睁地目睹他的同事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的过程中,“三自”之由来是值得打捞的另一种记忆。对于西方传教士,这本来是一种宣教目标(the three-self goal):“亨利·范(Henry Venn)和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着力澄清宣教的主要目的以及最有效的实现途径,因而教会的本色化(indigenous church)便成为宣教理

论的核心，所谓本色化的标志则是教会的自传、自养和自治（self-propagating, self-financing/supporting, self-governing）”[①]，这样就“并不需要‘驯化’异教徒”，而应该“完全以本地语言……大量培训本地的神职人员”。[②]这一说法被中国教会采纳和发展后，落点显然已与传教士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成为更多强调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the three-self principle）。历史的废墟，有时也正是如此而存留于现实的。

回望久远，常生感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然而从“废墟”中淘洗文化的记忆，却不应有憾。因为倘若忽略了历史的缘由、线索和沉淀，则会如论者所言：“许多人将基督教误认为是救助社会的万能良药，等待着世俗的弥赛亚……摆脱疾病、衰老和死亡。而这注定既无法理解基督教、也无法理解东方思想。”[③]

作者简介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YANG Huilin,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yanghuilin@ruc.edu.cn

[①] Gerald H. Anderso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New York: Simons & Schuster Macmillan, 1998), 698.

[②] Gerald H. Anderso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20.

[③] John Senior, *The Death of Christian Culture*, 61.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Anderson, Gerald H.,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New York: Simons & Schuster Macmillan, 1998.

Bloom, Harold. *Ruin the Sacred Truth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enior, John. *The Death of Christian Cultur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78.

Voltaire, M. De. *A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vol. 1. Strand: W. Dugdale, 1843.

中文文献 [Works Cited in Chinese]

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Voltaire, M. De. *Zhe xue ci dian*. Translated by WANG Yanshe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1.]

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年。[Schiller, Fredrich von. *Mei yu shu jian*. Translated by XU Hengchun.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ress, 1984.]